

我想,即使我行至生命尽头再回望,这也将是我这辈子收获到的最深沉的爱了。

——题记

曾经置身在有浪花拍打沙滩的海边,湿湿咸咸的海风总让泪水不经意地滑下。我读着那些从天外滚滚而来的蓝色文字,看它们涌起白色的标点;那是浩瀚广阔,是无边无际,是海纳百川,是无言与伟大。每一次,哪怕是最细小的洁白浪花翻滚着涌起,它们所吟唱的字句都能让我感动于每一个章节。

就像这些年来,我一直很感激,有那么一个人,他肯将爱化成最温柔的水将我包围,将我宠溺成一条无忧无虑的鱼儿。那些爱一点一滴在身边潜伏无声,当我发现时,它们已经积成一片蔚蓝的海。这是他的爱,是他送给我的全部世界——微风拂面,海

鸥成群,日光倾城,安静祥和。

我想,如果爱有声音,应该是像贝壳串成的风铃被风吹动时发出的声音一样,悦耳动听,清脆弥回,有海风湿湿咸咸的味道,温暖而感人。

这个人,在我身边已经很久很久了。他目睹了我整个兵荒马乱的青春岁月,他经历了我第一次心酸的小爱情。他见过我嚎啕大哭最狼狈的样子,却紧紧拥抱着我任我把鼻涕眼泪抹在他身上;他看过我语不成章最青涩的文字,却赞美它是世界上最美妙的语句;他见过我满脸痘痘最难看的模样,却给我买漂亮的小镜子称赞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姑

王恒

海岸上总有一种旅途比终点浪漫,白云下总有一些美丽比岁月长。当我穿上美丽的白色长裙走向成人礼,他给我写浪漫温馨的贺卡;当我迎来成年后第一个情人节,他给我买美丽的玫瑰花。他一边让我多吃饭一边会隔三岔五地催促我减肥,他一边让我独自面对一边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写长长的信安慰我……他是我可以在我的世界光亮如昼的时候站在我身后默默微笑,而全世界的光都从我的世界抽走时站出来为我点亮星星的人。

回忆是海上温暖的日落,经它笼罩的世间万物都变得温柔明亮。我伏在

时光温暖的掌心,有一种爱如潮水慢慢将我包围。记忆里那个光着脚丫在河边捡石头的小丫头,脸上带着清浅的笑;她像一条顽皮的鱼儿,踏着水花悄悄靠近我。她把食指放在嘴边冲我神秘地眨眼:“嘘,他在找我,不要告诉他我在哪儿。”那是我和他经常玩的游戏,他每次总是假装找不到我,宠溺着我小小的得意。他带我去看细细弯弯的小河,那些洁白光滑的石头静静地伏在河里,我喜欢踩着它们往前走,他拉着我的手帮我保持平衡。要回家了,小小的我骑在他肩膀上,笑着回头对夕阳说再见……这些这些都已模糊在岁月荡起的涟漪里,蒙上一层淡淡的水雾。

如今我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很想他。有的时候晚上自己坐在楼下吹着冷风会很想哭,我每天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又无从诉说。我怀念以前的自己也想过要放弃,曾经想过的生活想了那么久的计划都没有完成,我把自己搞得很狼狈。有的时候在想,我心目中一直像一座山一样的他,年轻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或者沉默如他,是不是也有难过的时候,是不是也有那么一瞬间,会觉得孤孤单单的。那么他难过的时候,都是怎样隐忍着疼痛。

我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就是有那么一天,我能强大起来,保护会渐渐变得脆弱的他。“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再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

岁月长留……”电脑里响着筷子兄弟的歌,每次听到都有种心酸的感觉。最近总是被一些细节提醒着——上楼梯沉重的喘息,走样的身材和缓慢的步伐,他真的已经不再年轻了。曾经看过那些老照片,照片上的小伙子眉目俊朗,穿着格子衬衫气宇轩昂。那些没有我参与的生活呵,他是不是很快会自由?

记得这个冬天,我为他织了两条围巾。那时正值圣诞节,整个校园充斥着浪漫的气息,整个时光都像是巧克力和玫瑰花做成的,也有不少女生买了毛线,一针一线连着这个年纪关于爱情的小心思。也有很多人问过我,你是给谁织的呀,那么认真。我都娇情地回答,是给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男人。他确实是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只有他,能让我那么细心地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并且还总觉得不够好。我把围巾带回家的时候,他试了又试,撇着嘴一脸的嫌弃。可是我清晰地记得,在那个开了充足的暖气的小屋里,他穿着薄薄的衬衫,戴着我织的厚厚的围巾,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整天天的时间,舍不得拿下来……

我曾看过一本书,是那些所谓的伟大的父亲,他们是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他们频繁地出现在银屏上和各类报刊的头条。有的家财万贯,有一呼百应,似乎,男人这样才算成功。可是我觉得,我的父亲他比这些人,都伟大。他是一个朴实的人,一个非常非常老实的人,他遵纪守法,他是个好人。最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一个家,他照顾并深爱着我的妈妈。他,永远无可替代。

这一切的一切,和他是否功成名就,是否身家百万,没有任何关系。

漫漫人生路

鞠厚生

在滕州市塔市街路与育才路交叉的三角路口,新建了一个占地45亩的弘道公园,公园是在中国基督教传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华北神学院旧址上建设的。公园里,德式百年老建筑群、毛泽东诗词纪念碑叙说着当年的风云际会。工作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漫步在古木参天的氧吧中,享受着慢生活带来的舒适和愉悦。这与不远处飞驰而过的车水马龙、脚步匆匆忙着赶路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次驻足于此,我便浮想联翩,回望我至今走过的漫漫人生路。

2010年8月,我们原滕县12初中同学大聚会,当年的老师请来了十几位,天南地北的同学来了七八十位。26年弹指一挥间,不变的是师生间的情深意长。其中最年长的邓贞益老师鹤发童颜,一副得道仙人的模样。老人家的身体还很硬朗,记忆力惊人的好。多年未见,邓老师一眼在人群中叫出我的名字,令我激动不已。我连忙跑到老师跟前,扶老人家坐好。我们师生俩开始了叙旧。我猜想,除了那时我学习好,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外,面貌几乎没变,个头没见长有很大关系。

春天回了趟老家。由于二老已经去世,院子里杂草丛生很是寂寞。站在他们住过的地方,回味两位老人在世时的时光,不禁悲从心来。出了门外,遇见几个叔叔婶子。他们告诉我,同一胡同里小我一岁的小国早娶了几媳妇;属狗的春远的女儿出嫁了七八年,孙子孙女都已上了幼儿园,整天还跟年轻人一样不显老,贪玩。想想也是,我的亲友孩子们都会打酱油了,年近半百的我早已当上了舅姥爷、姑爷爷、姨爷爷,那些孩子不在跟前还觉得没到那个年龄,还整天嘻嘻哈哈地,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有些颠倒了?

一母同胞的姐姐的儿媳妇来看我们,我没在家便由妻子负责招待。大我9岁的姐姐结婚早,孩子要的也早,我则相反,致使现在女儿初中还未毕业,儿子在小学里读书,标准的小顽童一个。他们三代五口人聚在一块,戏剧性

的场面自然少不了。外甥媳妇刚近门没细想,就吩咐她儿子:“王恒别乱,跟舅奶奶家的小弟弟(指我家那小子)玩去。”妻子习以为常,笑了笑没吱声,外甥媳妇的脸却红了:“俺儿在家是长子长孙,当哥哥当惯了,我怎么忘了小表弟人家小辈份不小?”儿子一个劲地缠着王恒玩,王恒就是不理他。他妈妈气不过数落王恒:“越大越不懂事,连个叔叔也不喊。”这回王恒开了腔:“他比我都小两岁,凭什么让我喊他叔叔?”

儿子出生不久,妻子下岗。身体不算太好,不到四十就成了“专职太太”,接送学生成了她的工作重点。学校、幼儿园离家不远,妻子总是步行来回,顺便捎带着锻炼身体。只有女儿时没多少人注意,儿子入园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娘仨一起走路,两个孩子一左一右,嘴里一点闲不住,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一些自我感觉与妻子混熟的女同胞一脸地羡慕:“一儿一女命真好”,然后靠近妻子冷不丁地冒了一句:“下岗后偷生的吧?”另有一些年轻妈妈用好奇探究的目光审视他们,似乎在说:“这么年轻当了奶奶,过得累不累呀?”

与同龄人相比,我在许多方面都慢了半拍,有些方面差距还不小,共同话题越来越少,倒和一些75后的人们接近了许多。看着眼前的孩子,仿佛自己还停留在黄金年代,心中也暗示着来日方长。可是当人们问起何时退休时,才猛然警觉,我已跨过了中年的门槛,美好的岁月不知不觉间从手指缝里溜走了不再回头。人生的磨砺锤炼了我坚强的心态,不再苛意追求多年前的梦想能否实现。现在,我的孩子比同龄人的孩子幸运,他们赶上了真正意义上的九年义务教育,享受了国家强大富裕带给老百姓的民生福利。我现在希望高中阶段也能早日免费,以解我因单位效益差无法多赚钱造成的困难。

静下心来想一想,快有快的风采,慢有慢的风景。只要梳理好自己的心情,什么样的人生都能过得精彩灿烂。

一场大雪让滕州诗人陈昂蹿红网络

本报讯“下雪的时候一定要约心爱的人出来走走,因为一不小心就手牵手,走到了白头。”一场大雪让这两句诗风靡网络媒体,赢得了千千万万网民的感动于赞叹。人人可见的场景,最寻常的语言,道出了最深情的承诺。这么美的诗句出自谁手?作者就是我们滕州人陈昂,一个正在全国走红的90后青年诗人。陈昂1992年1月26日出生,今年才23岁。他先后就读于滕南中学、滕州一中、聊城大学、复旦大学,现任中国青年诗人协会副主席,北京未来作家艺术学院客座教授。(记者 赵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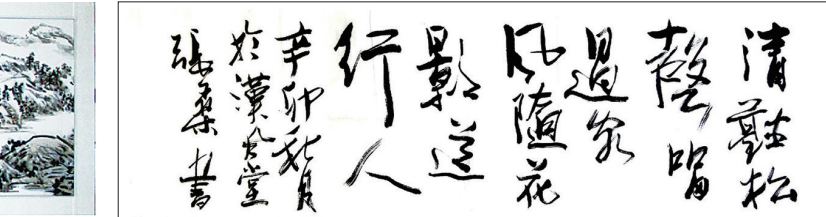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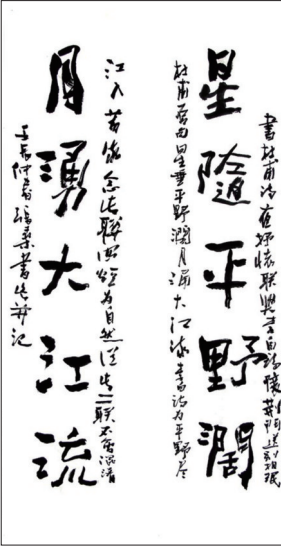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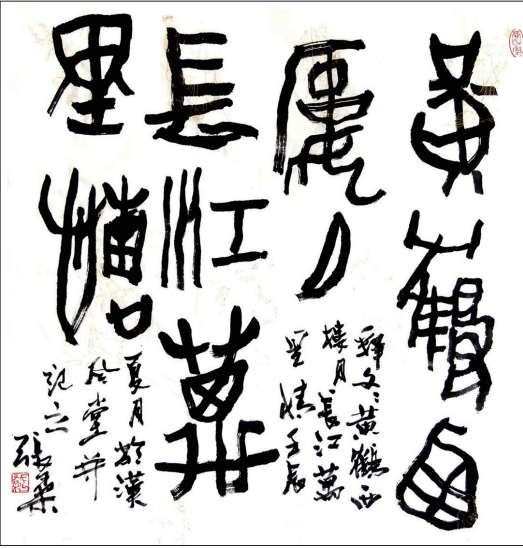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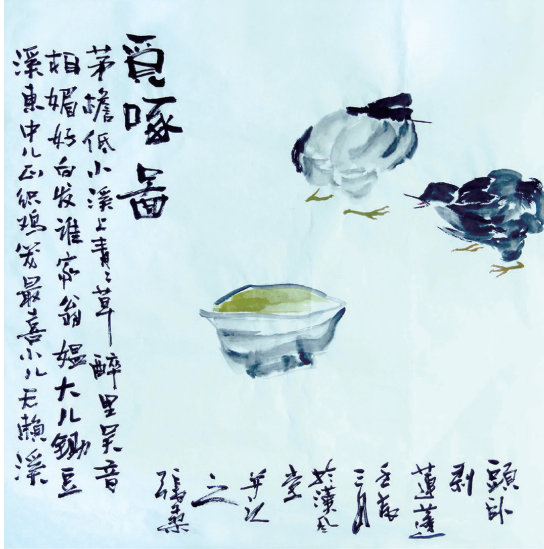
书画家张桑

张桑先生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后深造于山东大学,是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汉画学会会员、山东美术家协会会员、枣庄市设计家协会副主席、滕州市设计家协会主席、滕州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社员。从业以来,先后担任市博物馆副馆长、鲁班纪念馆馆长、市工商联会秘书长等职。张桑先生作画,深谙“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的创作理念,善于“综彼物理,抒我心胸”。精心地将天地之山水,化作心中之山水,然后把心灵深处的生命情感用画笔释放出来,让无情的山水变得有情,让有情

的山水变得出神,让自己的作品更加具有生命气息。张桑先生精神丰富,性格疏放,然而,对于艺术创作,他都相当精微深刻,从不粗枝大叶。细品他的画风,粗犷中有细谨,洒脱里寓清纯,简逸中涵丰富,质朴里见天真,大巧若拙,透出一派人文积淀的灵光。

水墨叙说,野逸天成。他拿起笔来则清雅,放下笔时则从俗。他以不凡之智工作,工作成就斐然,以不羁之才创作,创作收获丰硕。其书画精品曾多次参加省内外大展,并被多家博物馆、艺术馆收藏。

漢風堂



画家石品



石品(石建伟)号谷云轩主 1972年出生,山东枣庄人,毕业于山东省艺术学院,研修于中国工笔画学会高研班、中国现代工笔画院高研班,工笔、写意兼修,作品四十余次入展中国美术家协会展览并获奖。现为: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中国美协山东分会会员、山东薛城美协秘书长、枣庄薛国画院秘书长。2015年其21件作品入选有中国美协、中国画学会主办的展览,其中4件作品获优秀奖(最高奖)。

另有百余幅作品获奖于全国其他各类大奖赛中,并入编百余部画集,发表作品300余篇。数十幅作品被各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国内外十余家媒体、电视台等曾对其进行采访和报道。

中国盛大集团签约画家,现定居于北京。

